

漫溯，

逆着河流的方向

MANSU NIZHE HELIU DE FANGXIANG

徐楠 著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漫溯，

逆着河流的方向

MAN SU NIZHE HELIU DE FANGXIANG

徐楠 著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漫溯，逆着河流的方向 / 徐楠著 . — 石家庄 : 河北人民出版社 , 2017.2
ISBN 978-7-202-11794-1

I . ①漫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323821 号

书 名 漫溯，逆着河流的方向
著 者 徐 楠

责任编辑 李成轩 沈鸿雁
美术编辑 于艳红
封面设计 王 超
责任校对 付敬华

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（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）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 15.5
字 数 157 000
版 次 2017年 月第1版 2017年 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02-11794-1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诗意，涌动在那文字的河流里

——序《漫溯，逆着河流的方向》

跋涉在岁月的河流里，总会有许多风景闪过，也会有许多思想沉淀。于是，这些风景就定格在了昨日，这些思想就绽放成了花朵。

这些风景，是一个青葱少女的追梦历程，是一个花季少女的跋涉履痕。在这个历程里，闪烁着她的追求和梦想；在这些履痕里，隐藏着她的执着和坚韧。

这些思想，是一个懵懂少女的成长记录，是一个豆蔻少女的心灵低吟。在这些记录里，隐含着她的眼泪与汗水；在这些吟咏里，氤氲着她的欢歌与笑语。

那么，让我们沿着她文字的河流，走进来看一看吧，看看那条河流里飞溅的浪花是怎样的一种风采，看看那条河流里翻动的波浪是怎样的一种姿态——

我们就从《聆听，穿越九百年的烟尘——夜读〈水浒〉》开始吧：

那一日，梁山泊上插满了旗，白旗。

终归，还是降了。



一个宋江，文不能倚马万言，武不足立功沙场，却偏偏有一副侠义心肠，让那梁山一百零八好汉山呼一声大哥。

但宋江毕竟不是晁盖，刻在骨子里的传统让他没有余地自立为王，既然不能忠义两全，那么，他选择尽忠。

我想，宋江也是后悔过的吧？

我不知道答案，只好穿越九百年的时空，去聆听他的心声——

在这样的文字里，让人不禁感受到了小作者年少的激情，更感受到了她的敏锐与深刻。是的，宋江到底后悔过没有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，小作者却从自我的角度出发，试着去解读这个问题，也正是这样，便赋予了文章以深度，同时，也彰显了她的灵性。

而在《琴愿》里，少女徐楠则“化身”一把九弦琴，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，拨去两千年的烟尘，随着施夷光南下吴宫，“目睹”施夷光这位奇女子二十年的前尘往事，感受一位奇女子的侠骨丹心、家国情怀时，才发现——

二十年，她忍辱负重只为完成越王的雪耻梦想；二十年，她瘦弱的身躯寄托着一个泱泱大国的荣辱；二十年，她无数次极目远眺，终是泪落黄泉，不复永生。这二十年，不会有谁比我更明白。

也许，在这个年龄阶段，真的没有谁比她更懂施夷光，因为——

那一刻，我看到了旷远的天空，无边的光明，一如你绝美的笑颜，温暖而明媚。

在这样对历史人物的解读里，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徐楠的睿智和才情，也感受到了她认知的独特性与思考的深刻性。

而最能拨动人心的莫过于《青莲》了，文章起笔突兀——

那一日，青莲山上，我终于见到了佛。

真佛。

他面容慈爱，浅笑依然。身后，万顷光华。

果真如人们所描述的那般美好。

佛问我：“孩子，你求什么？”

我无言。“哪里是光明？怎样才能没有痛苦？”

这样的文字仿佛淬过千年的炉火一般，简练得无以复加。在这样的节制里，让人看到了其文字的内在张力。

那一年，我十三岁，懵懂而无知的年纪。尝遍红尘疾苦，一心想着寻求光明，皈依佛门，普度众生。

这里的十三岁，是虚指的，也是实指的，因为徐楠写这篇文章时也正是十三岁，而她的十三岁却是如此的沉重，又是如此的隐忍，



但也让人从中看到了一个少女的救世情怀与大悲悯心。

也正是为着这么一个心中的梦，她怀揣着年少的激情——

访遍了江南古城，踏着先人的步履，感受他们曾经遗留下的温度，捡拾着历史的碎片重温一场又一场的姑苏旧梦。

寻找——归宿。

……

无数个徘徊之后，我终于寻到了自己的归宿——寂静红尘，放浪天涯。

庭前，青莲花开，又落。

……

那一年，我二十岁，明白了红尘悲苦，蓬莱寂寞，寻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

心的归宿。

用心抚摸着这样极富禅意的文字，瞬间直让人有种庄周梦蝶之感，恍然间便不知“我之梦为青莲与？青莲之梦为我与？”这样的禅机又岂是一般少年所能感悟得到的？然而，她——徐楠，一个中学生不经意间就感悟到了。

尽情地浏览这些或唯美或质朴的文字，感受着这或深刻或别致的思索，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她的思维脉络——以文字的方式拷问生命，用文字为心灵安家，用文字为这个时代疗伤，用文字来温暖

这日渐变冷的人心……所以，她轻轻地告诉人们《春去春又回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《向阳而生》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地找到灵魂的《归宿》，才能用心灵演绎一曲《岁月笙歌》，从而活出《永远的感动》……

而这一切，也许就在于她天生的就对文字有一种敏感吧，正如她在《我和文字》里所言——

几年来，文字就像是一支画笔，在空白的画卷上填涂着我行走路上的每一种颜色。我对照着自己所走的每一个脚印，朝着梦想一步步前行，那些多彩的文字，承载着我的希望。

我爱文字，亦爱那个创造了它的中华。

当然，毕竟才十六七岁，她的文字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稚嫩。但是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，年轻，自然也就有成熟的希望。不是吗？你看，她已经扬起了驶向远方的风帆，尽管那追溯的路“道阻且长”，只要她执着地“溯游从之”，自会穿越那苍苍的蒹葭与为霜的白露，泅过“水之湄”，渡过“水中坻”，不经意间就抵临了理想的彼岸。

是为序。

梦阳于北京

2016年12月16日



荣丽在中州

- 皮影儿 / 003
你所以为的天堂 / 007
青春，花开的味道 / 010
琴愿 / 017
我想要做一棵树 / 021
我生于此 / 023
时代文明最后的回声 / 025
向阳而生 / 028
春去春又回 / 050
永远的感动 / 053
立木为信 / 056
我为你骄傲 / 060
他推开了礼乐之门 / 064
千古艰难唯一死 / 066
我知道你想告诉我 / 068
愿力竭而亡 / 073
向死而生 / 076
天亮说早安 / 080



—
漫溯，逆着河流的方向

— 002

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

青莲 / 087
归宿 / 091
远方 / 096
莲惑 / 106
波罗揭谛 / 110
蜜糖与砒霜 / 112
光与热的渴望 / 116
祝福 / 117
读《百喻经二则》有感 / 119
话里人生 / 122

兰泽多芳草

聆听，穿越九百年的烟尘 / 127
落花应满径 / 131
城 / 135
人非 / 138
你听，你听…… / 140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 / 144
时间的印迹 / 146
说翻就翻的小船 / 149
爱，暖暖的…… / 151
岁月笙歌 / 156
蝴蝶与兔子 / 159
孤岛 / 166
大湖涟漪 / 168

路 / 170
需无心插柳 / 172
药 / 174
永不逝去的时间 / 177
遗憾 / 179
皇帝和钱 / 182
反思 / 186
遗失 / 188

不解藏踪迹

我和文字 / 193
门 / 196
我喜欢 / 200
天宝遗恨 / 202
小人物的成长与力量 / 204
诗二首 / 212
少年情 / 214
若为自由故 / 224
雪 / 226
记忆中的明珠 / 228
掷一片冰心 / 230
文字（代后记） / 232



荣丽在中州

RONGLI ZAI ZHONGZHOU



皮影儿



我师父死的时候，正是民国二十六年，日本人从卢沟桥进来，以一种倨傲的神态，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。

窗外的雪下得正紧，就如同十六年前那场雪一般。雪花像鹅毛一样纷纷扬扬地坠在地上，穿堂风裹挟着数九寒天的冷气扑面而来，壁炉的火一跳一跳地瑟瑟发抖。十六年前我被师父从街上捡回来时，也是下了这样一场大雪。

我跪在榻前看着眼前人的面容，思绪不由得回到十几年前。那年冬天，师父领我回来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学皮影，看着桌上白生生的馒头，我咬着手指头狠狠地点头。带我拜了祖师爷之后，师父慢慢地教我选皮，用清水浸泡，发了软，再拿镏子一点点刮毛，过稿、镂刻、敷彩，每一个皮影都是一出鲜活的生命，在另一个世界里有各自的精彩。十几年过去，师父视我如亲子，我敬他如生父。岁月流转，在我随师父演过无数场皮影戏之后，秋家班在当地终于也渐渐地小有名气——



—
漫溯，逆着河流的方向……………

— 004

“月白，月白，”师父突然叫道，他的声音沙哑虚弱，一双手干枯消瘦，老天爷竟如此无情，任谁也想不到面前这人也曾声音清亮、一双巧手如鬼斧神工。还没说话，师父便不断地咳了起来，咳声撕心裂肺，把他枯黄的面容涨得通红，我急忙俯身过去拍他的背。半晌，“月白，你年岁最长，秋家班就交给你了……你是个好孩子。你答应师父，把班子撑起来、撑起来……这是老祖宗的东西……咱得守好了……”我含着眼泪点点头，要去给他端药。

师父拽着我的手，仿佛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似的轻轻摇了摇头。目光却落在长桌上，眼睛里泛起一种奇异的光。桌上未完成的皮影隐约可见方面大耳、广额疏眉的人形，这一折已经做了有小半年，师父托人找了上好的公驴皮，质坚而柔韧，青中透着亮色。用紫铜、银朱、普兰炮色，才落了样，冬日里的第一场风寒却呼啸而至。

我心里一恸，急忙转身去取，再回头时，却已见师父阖上眼睛，软软地垂下手。我不由得嚎啕大哭。

后来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，我确实把秋家班撑了起来。秋家班成了大班子，十里八乡有头有脸的人家逢年过节必请一出秋家班的皮影。能看到老祖宗的东西出名气，想起师父的话，人至中年，我心里也能略有安慰。

……

新政府的请帖送到的时候，我正在为师父最后的那个皮影上釉，紫蟒袍、横玉带、黄金甲，手中一柄铁剑泛着凛凛寒光。我心下一沉，叫阿泽把请帖放在桌上，帖子上端端正正地写着“秋班主亲启”，